

萬有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選文

(一十)

蕭統選 李善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選

卷五十三

論三

養生論一首稽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

稽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

此以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

粗疏也也說文曰夫神仙雖不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廣雅曰似特受異氣稟

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

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

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

也周易曰渙終朝未餐則翬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且至食時羸然

汗其大號也水漿不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

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

衝冠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

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溉者

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種曰稌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

水湯七年旱說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文曰澆灌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喜樂過差傷人賈逵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是以君子知形

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故脩性以

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

和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莊子曰吹呼吸吐故納新為夫田種者一畝十斛

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

畝得百斛也區音郎侯切一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

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合歡獨

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獨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

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又神農曰猪肉虛人不可久食

又曰：猪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蝨，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玄

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頸處險而瘦。井齒

居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香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頸處險而瘦，井齒

居晉而黃。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瘦，謂人居於山險，樹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

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方言曰：延，年長也。故神農

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

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獨活、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

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禮曰：凡齊事，饗鹽以待戒令。鄭玄曰：饗，鹽謂練化之饗，今之黃字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思慮銷其精神，

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

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之絕。素問

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

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天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

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無端之紀。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

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老子曰：未是由桓侯抱

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

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督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

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年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

此桓侯竟不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

知何國也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

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吠古澮澮外而泄之以尾

問尚書曰澮吠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吠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吠澮深之亦入海也莊

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欲坐望

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

患在一國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為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顏

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鹿善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

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

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

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梁淵曰滔滔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

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

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

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成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外物之入，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

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曰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平

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曰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

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

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

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曰：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

也。酒。晞以朝陽，綏以五絃。曰：晞乾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

玄之又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

衆妙之門。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

全精復與。天為一。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

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與亡

李蕭遠。集林曰：李唐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

必生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撰命篇曰：倉戲。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

相親也。不介而自親。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

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

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

通。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

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渭之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渭之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

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遣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

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公喜常用其策，為它人言皆不省。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於沛公也。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

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

格之賢愚哉？春秋考異郵曰：稽之籙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

東陶謀藝鄭伯晉戎同心，遮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

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着頤篇曰：格量度之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

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着頤篇曰：格量度之也。

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着頤篇曰：格量度之也。

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着頤篇曰：格量度之也。

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着頤篇曰：格量度之也。

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噴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

幹臣之豈惟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呂氏春秋曰世幽王之惑褒女也祆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

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

使婦人裸而諫之蔡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觀之蔡流於庭不可除厲王

宣王之時童諺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寘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擲者後

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

出於褒是爲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爲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釐仕溜切曹伯陽

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

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歸訪政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

初穉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之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

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

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咸皆不

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

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及成王定鼎於郊酈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郊酈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

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二霸之後禮樂陵遲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

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尙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

周之王。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

末者。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教。以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

成。故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教。以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

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

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

多謙退。揖讓於規矩之內。闔闔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問閭如也。孔安

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

之衰也。深泗之間。闔闔如也。桓子。蘇論曰。遏絕其端。其命在天。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

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

言曰。臨驥之馬。亦驥之乘。臨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歸夫子矣。李軌。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言小

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言小

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史記曰。楚

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

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語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

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且楚之使。使諸侯有如子真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五

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

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

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據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

魋。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語

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語

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藿不充。以仲尼之

行也。而招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物，而遂濟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

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

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變謂蔡楚也。毛詩曰：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

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字子思。孟子曰：子夏曰：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徵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徵小耳。體以喻德也。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國語：叔向

曰：封己，章昭曰：封，厚也。魏志：高柔上疏曰：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

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開其言。論語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

曰：不得有非固之言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遠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

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

樂天知命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升

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

月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

乎清其濁無不案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

達也道得於此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

監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

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前車覆後車戒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

也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也班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

在天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

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

也與命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蔭戚施之人莊子曰原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憲謂子貢

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蔭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透迤勢利之間杜預注曰

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

之以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

市勢之所去乘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其言曰名

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家語子貢曰故遂繫其

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脈脈然自以為得矣爾雅曰脈脈謂相視貌也郭璞蓋見龍逢

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

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鼻決目崇侯虎蓋知伍子胥之屬燭鏹力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

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蓋知伍子胥之屬燭鏹力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

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屬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蒙吳也使

禍屬鏹劍名又左傳曰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蓋譏汲黯

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蓋譏汲黯

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

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蓋笑蕭望之跋扈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

莽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跋扈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

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

詩曰狼跋其胡載賸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故夫達者

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

仲尼之為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

闐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必須富乎

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

憲宋人字子思清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
約守節貧而樂道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
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
目之好耳娛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曰市中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
也市師寒裳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思我襄裳涉汶之田如雲言多也推直
紉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魁結服虔曰魁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
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庚露積穀也拔枉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
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拔枉曰擲廣雅曰拔插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
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
愛也寶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疊生塵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
和視之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
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善曰惟過則刑為以
成三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尚自以為審見身名親疎之
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
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

率養其欲也。爲天下掩衆暴。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不其禍無不達。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戶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爲善者有禍。爲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可改也。論語子曰。玁狁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尙書曰。玁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玁狁。渾天儀。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以燕翼子者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昔

辯亡論上下二首 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奸臣。謂董卓也。答寶戲曰。王塗燕穢。周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答寶戲曰。廓帝絃。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張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室。遂。卑。矣。吳志曰。漢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與義。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

殺之北至南陽雷動電發萬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威稜則夷羿震湯達兵交則醜虜授敵

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隣國李奇曰神靈之威也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泥伯明氏

之讓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為己相杜預曰夷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

云賦所格者遂掃清宗祊補書祭禮皇祖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落

掃除漢宗廟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睎關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毛詩曰進厥武臣

勛哉夫子尚桓桓如雖兵以義合同盟勦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

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或師無謀律喪威威寇

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蔓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杜預曰稔熟也忠規武節未

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

而也禮記曰人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范曄後漢書陳忠曰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

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立矣尙書曰震澤底定節法脩師剛

威德翕赫周易曰先王明罰飭法而敎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尙書曰震澤底定節法脩師剛

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吳志曰策徒居舒與周瑜相友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

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

之曹衛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旋皇興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吳志曰曹公與

威孫乾千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今誠圖曰誅鉏民害如旋皇興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吳志曰曹公與

袁紹相拒於官

渡策陰謀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機爲與馬以巨海爲夷庚滅榮緒晉書挾天子以令諸
司徒王謐謐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
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戎車旣次羣凶側目
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郡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權葬以
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
修政法文武成康遺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束帛旅
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周易曰貞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弓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
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於是張昭爲
師傅吳志曰權待張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爲武
臣頌毛詩曰越越武夫公侯腹心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
尙書曰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吳志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江夏太守遷益
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益
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爲廩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江夏太守遷益
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
年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
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
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黃江人也拜漢
中太守奮威將軍尙書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
曰子欲宣力四方汝爲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
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權稱尊號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代陸遜爲丞相誨育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

借以器任幹職吳志曰願雍代孫劬為丞相不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將軍亮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疆人也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人孫權統事時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從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奉使則趙咨沈珩衡以敏達延譽吳志曰善文辭孫權以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又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魯於凡品是天下下有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吞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好是以不嫌若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禋祥協德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禋祥協德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禋祓祥也居衣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禋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吳志曰董襲字元鬼而越人禋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禋音珠璣之璣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吳志曰董襲字元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魯灼曰禋音珠璣之璣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吳志曰董襲字元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見夕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與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益由基諫爭繇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謀無遺譎舉不失策廣雅曰譎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謂爭衡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禮注曰吳楚之王西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之威民氣百倍浮鄧寨去之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之威民氣百倍

舟下漢陰之衆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羽檄萬計龍躍

順流羽檄言疾也羽獵曰杖鎔邪而羅者將所駕故以連衡也戎車武喟然有吞江濟之志一字宙之氣毛萇詩傳曰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吳

曰曹公入荊州橫途遺瑜與備井力逆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漢

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

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殺關羽取荊州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

升馬鞍山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極以

蓬籠之戰子輪不反魏志曰張遼之討陳闓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遣兵逆霸與戰于蓬籠楚辭

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頽六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故魏人請好

漢氏乞盟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方言曰躋登也漢書劇通說韓信曰今為足

動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浚王逸楚辭注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

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尚書曰肆

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伍被曰

尚書曰班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伍被曰

疆弩臨長棘勁鍛望懸而奮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鍛鉞有鐔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尚書曰庶

江而守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尚書曰庶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尚書曰庶

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左氏傳曰一圻方千里圻界

也。言風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周

教及遠。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周

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廄爲一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周禮曰金玉玩好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曰羽檄重積

至狎。輜由。軒駟於南荒。衝軻息於朔野。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輜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

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

大皇既歿。幼主莅朝。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

烈。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琳使宗正孫楷迎。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

之法。降及歸命之初。晉賜號歸命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尚書曰召彼故老。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

左丞相陸凱以饗諤盡規。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

睿。唯子不聞。周舍之諤。諤盡規。已見上文。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督領

繡繇。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上之君。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

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吳志曰孫皓將軍。魏將諸

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爲三公。卒如樓玄賀

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卒如樓玄賀

劭之屬。掌機事。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爲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元首雖病。

股肱猶存。尚書大傳曰元管君也股肱臣也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覺。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

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助。此曆命應化而

微王師躡運而發。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千寶晉紀曰。咸寧五。卒散於陣。

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鴻門論曰。楚師深入。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

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隙。左氏傳曰。楚子

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軍未泆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曰。君去之。申

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泆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曰。君去之。申

杜預曰。泆辰。十二日也。泆。祖。膝切。千寶晉紀曰。太康元。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陽記曰。張悌

年四月。王濬鼓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與欄。降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陽記曰。張悌

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奉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曹劉之將。非

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而成就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質。易也。說文。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楊。而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曹氏雖功濟諸華。

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宵裔也。今而始大。比于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

子曰。偽之生。飾智以警愚。范曄後漢。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南

齊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

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莊子許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

由曰鑿缺之爲人也聰明叡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接士盡

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疾不見權遣人召濬濬

潛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嘆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都督也武王以爲軍

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

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

妻詩傳曰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

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

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賈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援也卑

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俱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援也卑

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策論語曰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尋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

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軍燮遣子歆入質高張公之德而

太守孫楸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爲左將軍燮遣子歆入質高張公之德而

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擊持馬

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威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

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

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爲太重孤亦何利焉但

之橫既爲吳王歎宴之未白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

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執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勸

左右自今酒後屏氣跼局。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

言殺皆不得殺。屏氣跼局。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不致不跼。謂地蓋厚。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願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小

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登壇慷慨。歸魯子

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

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之不負孤。猶孤。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

孔安國尚書傳曰。謀。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子

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完矣。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嫌口如也。

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賈逵國語注曰。謂。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損脩。祖古粗字。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劉兆穀梁傳注曰。憊不足也。

注曰。粗略。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

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周禮曰。惟王建

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其近也。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曰沃肥善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

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陳琳

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

有危亡之患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命。或曰。吳蜀唇齒之國。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

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何則。其郊境之

淳曰。相與友善。為與國。黨與也。

何則。其郊境之

何則。其郊境之

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

千夫。詩曰元戎十千。乘以先啓行。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滅切。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楫處也。艦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

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鬪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

或欲機械以御其變。戰國策曰公輸班爲攻宋機械。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

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山。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下藪澤也。疏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

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楊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將謹

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

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徵異。不以文害意也。懸旂江介。築壘遵渚。毛詩

曰鴻飛遵渚。毛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阨。東阨在西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阨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踰於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

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更築殿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胤率三軍。愬圍對壁。擊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一年。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孟子

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擄。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卽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孟子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謀兆。吳覺深而六師駭。蒼頡篇曰駭驚也。

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易曰。湯武革命。向時皆謂曹劉之世。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周易革卦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周易坎卦趙岐曰。天時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周易坎卦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國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與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鈞命決曰天有願之義。授圖子黎元也。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愆周之感矣。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

卷五十四

論四

五等論一首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創制垂基思隆後葉典引曰順命以

聖垂基也後然而經路不同長世異術左氏傳楚字尹無字曰天子有經略古之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

縣之治創自秦漢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吳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

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得失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之得失驗行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

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楊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臏子曰國者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

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尙書曰

海咸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也賈逵國語注曰魏制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凡邦國

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

漢所謂盤石之宗也呂氏春秋曰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

大方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

身不忘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故易曰說以使民

民忘其勞周易兌卦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

利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

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書
 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魯瑕
 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王道天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鑒曰殷
 于二世天下崩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鑒曰殷
 鑿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
 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日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
 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等步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等步
 也小雅曰封豕豨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閭經世之策乎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
 謂土崩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
 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曰王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
 閒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
 之伯也翼載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
 後嗣承序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敗之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德周之失自矜其得以弱見
 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味於弱下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國語曰晉國有慶
 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國語曰晉國有慶

唯曰主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詩傳曰顛沛之覺實由孤立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詩曰顛

亡秦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知陵夷之可患閻士崩之為痛也周之不

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爨謂子彘曰今楚實不競行國乏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乏令主

統天者不違焉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楊雄連珠曰古之令主所以

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

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故彊晉收其請隊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

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收其請隊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晉侯朝

王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豈劉項之能

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借使秦人因循

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

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東京賦曰規摹踰溢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漢書賈誼曰夫

之勢下數被其映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特

又朝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特

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衢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

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

長晉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軍盜所邪而反何也然蘇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矯枉過易曰利用已見上文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不肯見盎

稱諸侯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謀非也內有朱虛東平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

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國漢書曰封王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與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

世姦軌充斥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

位者三子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晉國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伐周冬立

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魏氏王替魏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實起有寵於景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蒞政諸侯方命章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薦國邊伯詹父子禽視跪及頹叔桃子實起也王命論曰閣千天位爾雅曰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千求也三子頹叔帶子朝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

商鉦征。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傳云正都賦曰。鉦絳闕。然禍止幾旬。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天下晏然。以

治待亂。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厲王出奔于彘。召公

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

子類。鄭伯見饒叔曰。盡納王乎。饒叔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闕門入。饒叔自北門入。殺王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子溫。殺之。杜預曰。叔帶囊王同母弟也。豈若二漢階闕。暫撥而

四海已沸。階闕。王莽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平也。范曄曰。何進私呼卓

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啓疆曰。孤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

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蓋遠績。屈於時

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漢書

齊之問。方士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歎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

室。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

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千。子千將納之。子千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師旅無先

子千其濟乎。對曰。難。恭王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師旅無先

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覆等兵起。乃鳩殺弘農

號曰。假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

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曰。暴

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

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

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

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恃尙書曰不役耳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

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民安己受其郡縣之長為利圖物始圖之故云

為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修己安

民良士之所希及修己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

注曰情實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已安民譽遲不若侵之以利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

夜也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

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故前八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尙書曰若考作室子為上無

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

當解合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同立

之勢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

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孔安國尙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一首并序劉瓛梁典曰峻字孝

劉孝標孝標植根潘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白謂坐致雲霄豈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

八問不悉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漢書

曰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

天旨因言其致云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

趨今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

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史記曰司馬遷曰天

則高才而無貴仕饜饜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

積也命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青天之闕者司馬

彭曰天折也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闕其惑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

封禪書曰紛綸戲藝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矣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

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矣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至於鷦鷯必以懸天
 為好學然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較者也余甚惑焉故曰鷦鷯冠禮記孔子曰儒
 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者七略戶裘屬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矣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
 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讓讓讓詐異端斯起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讓讓
 駟馬高蓋車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讓讓讓詐異端斯起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讓讓
 讓詐裴松之曰讓音奴交切讓音詡袁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命論言治亂
 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命論言治亂
 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夫通生萬物則謂
 由己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夫通生萬物則謂
 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自然法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
 曰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不知故謂之命也莊子曰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
 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莊子曰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
 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曰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
 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曰亭之毒也蓋我之農功度劉亭謂其形殺也墜之淵泉非其
 怒升之霄漢非其悅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
 山處天地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
 之性也洋乎天地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
 也洋乎天地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
 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可純純常乃比於狂
 又曰吾一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
 靈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

也。所受於帝，行正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

謀。西征賦曰：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爭不

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

陸機用魏武文曰：夫以晷天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增之。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孝經曰：先

箭漏，淮南子曰：聖人不以晷天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增之。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孝經曰：先

要道論語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是以放助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明又帝曰：湯湯

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並出，流金鑠石。呂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傅子曰：周文王

氏春秋曰：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毛萇曰：髮胎也。靈音顏回敗其叢蘭，再耕歌其芣苢。

諡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蹇其尾。毛萇曰：髮胎也。靈音顏回敗其叢蘭，再耕歌其芣苢。

致漢書平紀曰：追諡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顏回欲茂，秋風敗之。家語曰：芣苢

再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采芣苢，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家語曰：芣

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乎我，猶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

事與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

輿困臧倉之訴，崔瑗七劄曰：三王行化，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

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言，謂之論語。其

後鄭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者，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與孟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

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曰：不果喪，孟前喪，君無不見。公曰：諸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克告

不遇，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大戴禮曰：孔子不果喪，孟前喪，君無不見。公曰：諸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克告

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辭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大夫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

屈原揚雄反騷曰欽芟楚之湘纍首義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漢書曰賈誼為長沙

意不自得又曰馮唐曰孝著為郎中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此豈才不

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譚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

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冀由是失官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

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鑲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敬

也通少有傲儒之志明帝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路謂孔子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

也也灌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路謂孔子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士也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

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璡字子璣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

每上事輒削草尋擊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璡君影切瓛則關西孔子通涉

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總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

禮記有儒行篇又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嶠嶠焉

膺而不失之矣又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嶠嶠焉

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

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尙

相英髦秀達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微草

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楚辭曰願徵幸而有待兮宿莽與檟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膏塗平原骨

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檄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

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著頤篇曰綬紱於祭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

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

則請陳其梗概東賦其夫靡顏賦理哆嚙為顛六頰形之異也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瞻些王逸曰

威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嚙口不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

正也去皮切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魁顏蹙鵠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

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蟻養生要曰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畢趨出曰是

無惠不能辨菽麥故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

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

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龍犀牛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河

使人說越曰晉楚圖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牛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河

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蓍弘蓍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是

表顯角匿犀足履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

龜文後為太尉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

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

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

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與王之瑞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周易曰吳氏詩含神務曰大電

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大號渙散也若謂驅貔虎奮

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郊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

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羊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

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實放於鄉里遂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

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

詭恥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驚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

曰今將軍威德震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

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

孫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

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

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

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尙書曰祖伊恐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喬生豷廉豷廉生惡

材父子俱以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闔主衆明君寡少庸君多杜篤甲比干文曰閻主之在上豈忠諫

謀之是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晉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孫盛

西都賦曰接翼側足是使渾胡敦棊杓兀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曰昔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顛頭氏有不

才先後及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欒杓楚辭曰忽奔走

容庭堅八愷之二已見上注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諱其節而耕於巖石之下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

天其蔽五也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

心左氏傳管敬仲曰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

宴安鴆毒不可懷也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堯之時褒倫鑿

皆取其妻淫曰小雅曰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堯之時褒倫鑿

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堯之時褒倫鑿

爲害堯乃使羿誅豎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檄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窺厥斷
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爲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驚鳥青丘
東方封豕大豕桑林湯禱旱地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開電發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
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
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
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左帶左衽也尙書曰四夷左衽罔弗成賴王元長勸給虞書啓曰息沸脣於桑
墟然齊梁之間通以廢爲沸脣也魏志詔曰遂覆灑洛傾五都晉紀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盪千寶居先
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曰電發荆南
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漢書高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書注曰
萌民也孔安國尙書傳曰黎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盡
衆也東京賦曰區宇又寧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子虛賦曰充仞其中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
千里名鳴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淫尙書湯曰天道福善禍罪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
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
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天壽之命亦有
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桓範世要論曰遇不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
人以爲命焉知其所由之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
才絳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
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曰結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
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是以前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
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
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
子慎其所去就也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爲賢士王隱晉楚

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而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

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尚書曰：『在今後嗣。』左氏傳曰：『衛輝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欲劫孔懼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斯則邪。正召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

由於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徒。呂氏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章曰：『熒惑守心，心宋分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

子章曰：『君善言曰：『熒惑必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日。般帝自翦千里來雲。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其髮年視之信，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時早七年，自以為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濤千里之雨至。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輔德其由影響，若辛毛萑詩傳曰：『洽乎斯。』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漢書曰：『子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侯傳世。又曰：『嚴延年不可獨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司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也。』

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易

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易

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易

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易

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易

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易

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易

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翹云積善餘慶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誘民於善路耳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論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曰蟋蟀渠略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蟋蟀不知春秋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

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詩曰

主璧既卒于叟種德不逮助華之高延年殘獲未甚東陵之酷助華已見上文說文曰曠不可附也古猛切莊子曰伯夷叔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盜

東陵之上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與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云風雨如

晦鷄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尙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

也焉可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

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鸝啄君稻梁國語曰劉象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儻周禮曰孤竹之管

琴瑟之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

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穿擗甲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

何識其不由智力之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

感莊子曰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予惡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

我乎毛詩曰於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土室編蓬已見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記孔子曰富夫

不遑遑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公故曰史公遷

感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公故曰史公遷

毛詩曰：蘭之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辭曰：蘭之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孟書玉牒而刻鍾鼎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風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墾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死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無以譽實斲之，雖然，臣實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曄後漢書曰：與張劭為友，邵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悅然覺，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攬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植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顧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况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而朱益州汨彘敍，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婦人靈於豺虎，蒙有猜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而朱益州汨彘敍，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婦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家語孔子曰：邴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者，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媼妃也。尙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張不仁之人，崇德辨惑，長主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徵音，未達燥溼變響，楊賦曰：蒙切惑焉。論語子曰：張曰：敢問，崇德辨惑，長主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徵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

楚臨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
 去趙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乎藪澤悲
 夫沮澤已見蜀都賦蓋聖人握金鏡闢風烈龍驤螭屈從道汗隆風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
 吳都賦曰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闢風烈龍驤螭屈從道汗隆風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
 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螭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况詩禮記
 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日月聯璧贊齊聲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
 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容而為言汗隆太平則明塵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樞道之
 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途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樞時之義此猶
 得玄珠於赤水謨神容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
 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
 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籥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
 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謨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快恤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實以琢磨仁義因之
 也答聖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快恤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實以琢磨仁義因之
 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
 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
 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
 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遠叔世民訛狙詐颯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
 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與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
曰游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入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
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萬寶集曰
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木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也崔寔正論曰秦時精衣塞路
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也崔寔正論曰秦時精衣塞路
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也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曰韓詩也報
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曰韓詩也報
其寵鈞董石權壓梁寶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寶憲已見范曄宦者論伯雕刻百工鑪捶萬
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
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聳類曰爐火所居也李頴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遇
山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箴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毛萋詩傳曰爐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
顯之任勢也爐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
蔡伯喈郭林宗碑曰子時神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
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遊魚高門已
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皆願摩頂至踵躡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
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沈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孟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腸鄒陽上書曰荆軻沈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

大王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

道哉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

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囊賞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
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橋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
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西有鹽泉鐵冶橋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
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閭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

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鷺之稻梁。霑玉璵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邈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照出自蜀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警見鳧藻鵬躍張衡羽獵賦曰轆車颯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鷹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鸝止君園池啄君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稻梁說文曰粵玉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摺紳羨其登公子曰所不與男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摺紳羨其登仙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語儒途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寶望之以為神仙舉加以顛顛頤蹙頹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為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

碧鷄之雄辯解嘲曰蔡澤頤頹折頹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於南荒也絻温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毛萇詩傳曰煖媛也郁與煖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殿壯也風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挽顧指四方之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掛於通人聲未逾於雲閣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駟子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礪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謂韓信曰晉哀王孫而進食

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繡執袴之閒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
 劭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瑒釋實曰子猶不能騰雲開壘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
 先生之餘論說文曰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尾乃騰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
 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遇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
 合驩離品物恆性是恆物之大情也相响以沐憂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故魚以泉
 涸而响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
 懷昭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
 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勿頸起於苦蓋利斷金左氏傳曰景
 其所思者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實予所懷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
 為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几張王撫翼於陳
 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言宰嚭由伍員濯漑而榮顯語既貴而譖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
 類乎泥滓際之好爵同臣灌漑史記曰伍子胥對孫否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春秋曰帛往吳闔廬
 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灌漑史記曰伍子胥對孫否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春秋曰帛往吳闔廬
 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孫否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春秋曰帛往吳闔廬
 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伯嚭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
 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劍之劍乃
 自刎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憂舉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語字雖不同
 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衡所以揣其輕重縵所以屬
 交好如父子攜手遊秦撫翼俱起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衡所以揣其輕重縵所以屬
 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淮南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
 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
 衡尚書曰厥錘織縵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縵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

謂龍輸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魯日諸葛孔明為臥龍顧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舒向金削管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嬰薦郝彥文曰雪白冰折皦然曜世也舒向金

玉淵海卿雲繡黻河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

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

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沖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誄曰命危朝露身

曰歲飢人質卒食牛裁孟子曰楊若衛重錙銖續微影撇滅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

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若衛重錙銖續微影撇滅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

東陵之巨猾錙銖已見下彥升彈曹景宗文侯瑾等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

子掩義隱賊奸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

王曰莊蹠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唯野跋扈東陵盜陌也己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

聞覺蹠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亦導其誠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

透逆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

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

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辭賦漢書曰蘇王閭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以

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

人者鄭玄曰苞苴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桓譚譬之於闔閭林回喻之於

張安世霍光也答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桓譚譬之於闔閭林回喻之於

甘醴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譚以市喻市朝

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人去之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夫寒暑遞進

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

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讎復。迅若波瀾。周易曰。寒

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

而今貧。筮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

詩曰。休咎相乘。蹇。覆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

可知矣。言貪利情同。誦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

音相。蕭達也。後育為九卿。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

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

門及。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復填

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因此五交。是生三釁。

杜預左氏傳注曰。釁。隙也。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難固易。攜。讎

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陷饕餮。貞介所差。三釁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

五交之速。尤也。毛萇詩傳曰。梗。病。故王丹威子以檣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淳風已

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

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緣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

也。鄭玄曰。夏。楛也。楚。荆也。夏與楛。古今字也。昌言曰。見王元長。近世有樂安任防。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

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奇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旨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防。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

昭民譽。漢書上以書勅貴楊僕曰。懷銀黃。重三組。參。邈。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

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瑗。謂司

班固述曰莊之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

推賢於茲為德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

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妥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

說趙王據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妥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

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於是冠蓋褊褊衣裳雲合輜駟

靖俱有高官好共數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蓋褊褊衣裳雲合輜駟

擊輶為坐客恆滿蹈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四都賓食者多解朝史曰天下之士

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駟比穀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輶朝史曰蘇秦曰

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奧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輶朝史曰蘇秦曰

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

臺者摩肩趁走丹墀者疊迹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且而立於

而顧之一且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

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湛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曰蘇秦說齊王曰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

臨苗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跡王曰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

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過秦論曰與合從締交禮曰賢者狎而敬之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

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及瞑目東粵歸骸洛

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

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

負笈赴用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

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醴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

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

之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與曰。昉有子。東里四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
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
氣之南。梁與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也。蓋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

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此謂到洽兄弟也。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
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爲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
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邱成子。自
魯聘。管過子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酬華而送。以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

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
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嗚呼。世路險巇。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蘄絕。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
妻。子還其璧。隨宅而居之。嗚呼。世路險巇。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蘄絕。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
之平易兮。然燕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猶顛危也。孟門。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獨

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孟門。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獨
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霧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
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鄆。曹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欲

山之頂。楚詞曰。高山崔嵬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
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汗
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雲。濁兮。說文曰。霧亦氣字。
連珠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與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殺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屬而音
可悅。故謂之連珠。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導其氣也字書曰沖虛也鄭玄考工記山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也字書曰沖虛也鄭玄考工記山之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殘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地既然人理得不効居故所以臣敬治其職譬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鎔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而辭豐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貫于丘園束帛彘彘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彘彘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末代闇主崇神棄賢故後又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遺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軫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禱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與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寵爲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澗許慎曰澗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跖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卽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爲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之箕山下穎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洽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

讓也。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耳。釀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隴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旣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澗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睥，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神應物，為樂不假。鍾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惑荒嫗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嫗，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此章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戶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颯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為鵠能飛，不假風力。

鷓鴣夜見豈藉還。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鷓鴣巢於高榆之顛。巢折
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鷓鴣謂之老莫。傷首
休蚤。
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夫黜尸以明諫。獨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
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孺子歿而不肯退。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
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孺子歿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
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爲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素人。知百里奚之賢。薦
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愛國。
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轅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
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
公以再命。命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郤缺。子之
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郤缺。子之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後又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善曰。
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爲當
故壞其眼目。以行證人乎。尸
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芳。茲以燔質而發
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
曰。酷烈淑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嬰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非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非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叁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竊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闕乎裴敬一言漢以選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暑揮翻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忽也若緹榮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風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春秋不以善惡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齋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遂。發聲也。明齋。謂以明水澆滌菜盛黍稷。烜。首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商鞅言帝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圍。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恆存。

動神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尚書益曰。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至誠感神。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善曰。日月虛而捕影。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

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麗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花。應劭曰。真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文選 十一 連珠

五十七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危，厥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勗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鄩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洽，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

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善曰：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答賓戲曰：聖哲之洽，棲遑遺，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也。此言善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麗萌，魏武失之張。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眠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逐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逸，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遜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遜，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劇通曰：婦

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忿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搔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北溟有魚，名之曰鯉，化爲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爲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實執轡，邑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墟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尙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裏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爲宓子賤，但子賤爲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叟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叟，奏公。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矇。人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臧厥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僚，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卽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周密布緹，機室中以木爲梭，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儻，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

之妙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恆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恆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惑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屬焉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爲萬殊

臣聞祝啟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恆審其會夫道上環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疎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鴟鵂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闞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鼉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隆也言及遇隆風大波涌起楚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壘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何則牽乎動則靜凝所牽則靜止而爲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

舟雖動而爲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爲靜也周易曰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舟雖動而爲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爲靜也周易曰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

會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水及風。誤也。悔當爲
誨。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屣。少原之婦。哭其亡簪。言人居窮則志篤。處
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帶。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慟。誚輕薄之頹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
走昭王亡其綺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綺履哉。吾
悲與之備出。而不與之備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
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著薪而亡吾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
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與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
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本無與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
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
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爲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
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彿佇立。哉。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爲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合響。朗笛
疎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污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賁。賁與賁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疎。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

投迹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
 有投迹之哀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
 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此身則小身所重也此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
 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
 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嘖
 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
 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
 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
 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
 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
 也其勢難觀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
 能降西山之節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善曰淮
 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
 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
 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槽說文曰漂浮也史記平武王伐
 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

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寒。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為火所流。海為寒

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

之心。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後知。夏屋。餅。莫。經。切。幘。莫。公。切。暴雨也。餅。莫。經。切。幘。莫。公。切。

卷五十六

箴

女史箴一首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家語。孔子曰。地載

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在帝庖。義肇經天。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始作夫婦。所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爰始夫

婦。以及君臣。周易曰。有夫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然後有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

毛詩曰王猷允塞婦德尚柔含章貞吉也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

婉戀有節操服虔曰嫫音醫桑之鬢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施衿結褵虔恭中饋

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柔相怨深遠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又曰各敬爾儀樊姬感莊不

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

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

之聲曾大家曰衛國作淫泆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無畏知死不慊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

當之帝嗟嘆以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

此倍敬重焉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

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日中則昃月滿則微日中則

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夫心猶

塵垢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入之入盛飾其面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見斧藻其德

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

若斧藻其棄者尚書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

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徐幹中論曰苟失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勿謂幽昧靈監

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周易曰鬼神無恃爾貴隆隆者墜者滅隆隆者絕矣矣

小星戒彼攸遂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比心蠡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蠡斯羽

孫振兮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驩敬也。驩則生怨，怨亂驩災。災絕幸，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也。魯連子譚子曰：物極之必至，理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治容求好，君子所讎。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矜矜，福所以與。乎太公金匱師尙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靖恭自思，榮顯所期。毛詩曰：靖恭爾女，司箴敢告庶姬。形毛衰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銘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范曄後漢書曰：齊嘉王子都鄉侯暢，來甲國憂，寶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乘爲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寶憲。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爲寶皇后，所謂愛伯度女弟立爲皇后，寶憲稱 寘亮聖皇，登翼王室。尙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尙書曰：逕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毛詩曰：武師尙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泰誓曰：葛藟藟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賢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

屠河發時北虜大亂南虜于將討井北庭上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

言願發國中武剛車者先驅鼓梁傳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揚雄河東賦雷輜勒以八陣莅以威神兵

曰長轂五百乘范寧曰長轂兵車也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揚雄河東賦雷輜勒以八陣莅以威神兵

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

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鷹行陣漢書曰雷鼓動天朱旗驕日遂凌

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經積鹵絕大漠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

軍絕漢臣瓚曰沙土斬温禺以震鼓血尸逐以染鏑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

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城滅區殫反旆而

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范曄後漢書曰度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

安侯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

河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

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

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天聲

逸暫費而永寧也漢書揚雄上疏曰以爲不一勞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即

兮征荒裔毛詩曰於鑠王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烈負其邈兮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說文曰

碣同也熒與熙帝載兮振萬世尙書曰有能奮

也熒與熙帝載兮振萬世尙書曰有能奮

也熒與熙帝載兮振萬世尙書曰有能奮

也熒與熙帝載兮振萬世尙書曰有能奮

也熒與熙帝載兮振萬世尙書曰有能奮

也熒與熙帝載兮振萬世尙書曰有能奮

也熒與熙帝載兮振萬世尙書曰有能奮

也熒與熙帝載兮振萬世尙書曰有能奮

也熒與熙帝載兮振萬世尙書曰有能奮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戰國策唐雖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不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

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 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 無使名

過實守愚聖所臧 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 在涅貴不淄 論語子曰

堅乎磨而不磷 子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 柔弱生之徒 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

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柔弱者生之徒也 老子曰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論語曰

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飲食老子曰君子以慎言語節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然鄭玄曰行行剛強貌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 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鑄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 錫雄益州箴曰巖巖積石貌也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 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

之陽也 尚書曰岷嶓皆山名也 南通邛棘北達褒斜 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褒夷名也梁州記

狹過彭碣高踰嵩華 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

壁立千仞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閣也窮地之險極路之峻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世濁則

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

得十二田生獻籌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越起陳

人為曹洪答文帝書曰越起難行也萬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環昔在武侯中

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與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

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

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

大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憑阻作昏鮮不

敗績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

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與覆車之軌無或重跡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

觀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僖公面縛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

述不遺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一首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

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克明

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爲西伯。武王纘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爲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說。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因緣力易說文曰：暑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樂。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基之謀。尙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傳：鄭子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左傳：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左傳：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子囊曰：赫赫是國。而君臨之。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高不致不。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又曰：瞻烏爰止。子誰之屋。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禮是萬福。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遐邇一體。中外禋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庭尙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劉荆州之囊陽。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爲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修許昌宮賦曰：掩曖低徊。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命旅尙書帝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地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尙書曰：詢謀。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食同。鬼神其俟。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謀。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行域外。旣周。南經防風。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萬哀之。乃拔其刃。瘞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穿胸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

離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警衆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族于罕夏首憑固庸既負阻協

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鏖兮土爭先唐國名也帝赫斯怒秣

彼離心抗茲同德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馬訓兵嚴鼓未通兇渠泥首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

溫表曰臨去武昌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鐵甲之

庶得泥首闕下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

底定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不當至

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

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

尚書曰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

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

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

集壺漿塞野箠食盈塗左氏傳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

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感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似夏民之

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饕以迎君子小人箠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國務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

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

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

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八方入計四陲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餼星光明八

人大悅農不去囂不變肆

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述而狎至尚書曰蒞蒞而尊嚴之度不僭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疏訴馬援寃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萬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黃油乃焚其綺席囊首縋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文綺為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棄彼寶衣歸琬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琬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箘之圖春秋流汎溢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箘之圖春秋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清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錦狀龍沒圖在揚雄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類帝禮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龍馬維真龜書類帝禮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于中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軍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辰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袁淑謝中丞章曰歷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掌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曰連緩耳

離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變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
 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鏃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柱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
 篤論都賦曰同穴斐揚之域共川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
 河西無警喻魯厥地禮記孔子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
 紫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
 謂狄山曰使居一障聞着頽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圍洛之閒圍音銀謝承後漢書
 曰視良為梁州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刺史歷年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方教之
 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方教之
 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五禮吉凶軍實嘉也漢書
 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
 關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稭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
 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槐樹數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
 百行斯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
 典成秩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天
 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侍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誅婁渠堂入
 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
 營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
 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遠國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曰高
 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

祖雖日不暇給規審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土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尼與於婚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然棘而嘆周書曰周王之梓樹之於闕闕化爲松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闕相去百丈其角一正東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海岳黃金河庭紫貝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海岳黃金河庭紫貝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王逸曰晉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注曰圓闕上作鐵鳳鳳令張兩翼舉頭數尾或以聽窮省窵或以布化懸法李尤闕銘曰悉心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鳳令張兩翼舉頭數尾或以聽窮省窵或以布化懸法李尤闕銘曰悉心化懸法已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桓子新論曰昔見上文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里也

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輿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瑛墓二闕高壯可徒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禮記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華闕周禮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前故言願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藝以懸視其影鄭玄曰藥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

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天
 闕於閭闔論語曰裨諶草創之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山之朱堂
 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在於玄枵杜預曰歲
 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在寅正月也
 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懸法無所不禮盛化光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其築
 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
 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物觀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
 曰聖人作而萬物觀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
 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
 訓後嗣曹府君陳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定誅曰赫矣陳君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浹漢啟岐梁此言建國立都不恆一所故洛浹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
 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文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
 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
 後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
 易曰後得主而有常舍萬物而化光
 也虞預晉書曰黃旗紫氣恆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
 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恆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
 不暇日欽而藏之見下句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與茲雙起周易曰夫造物者為人大司馬彪曰造物
 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偉哉偃蹇
 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應巖以雙立
 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布
 教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象浹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鬱嵬勿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甘泉賦曰洪壘巖其獨出西都賦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榭兮神莫莫而扶傾色法上圓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風繩直望原隰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王逸楚辭注曰實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新刻漏銘一首并序

陸佐公

劉瓛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爲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後漏三刻爲昏日出前漏三刻爲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挈壺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曰挈壺氏下土六挈壺水以揆景測辰徼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徼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爲漏也周禮曰挈壺氏掌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尼曰今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攝提無紀謂晝夜漏也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謂晝夜漏也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爲孟陬歷紀廢絕聞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乃指已爲失方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起宮中宮城門傳五

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譚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覆藏上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

銘空擅岷玉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弘度遺篇承天垂旨王隱

曰季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布在方冊無彰器用禮記

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何布在方冊無彰器用禮記

子伯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氏傳臧警彼春華同夫海棗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曰擣藻

儻伯曰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棗對至寧可以軌物字民

海而有水赤其中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棗對至寧可以軌物字民

作範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作

範垂訓已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宮漏銘

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賦曰積水不過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

瀾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隴閣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戊曰閏

洗姑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孟夏諺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

曰昔女媧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之足以立四極其後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

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河海夷晏風雲律呂而王其政太平則河

瀛海夷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我兩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濟

你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者閩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

弱水于今坐朝晏罷每且晨興呂氏春秋曰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屬傳漏之音聽

十三年矣周禮曰雞人二掌大祭祀夜呼且以叫百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遠用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

雞人之響官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暑退陸機漏刻銘曰寤蟾時乖啟閉箭異鎗銖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鎗漢書曰二十四銖爲兩也愛命日

官草創新器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則于地四參以天一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

皆火梓慎登大庭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則于地四參以天一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

建武遺蠹咸和餘舛司馬彪續漢書融曰四分施於金筒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金則壺也而形方

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簡三階變律改經一皆懲革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而形

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

謂土不謬圭撮無乖黍累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極輕重者不失黍累又可以校

運算之際合辨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

爾雅曰春爲發生夏爲長應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道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商周及永

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爲

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况入神之制與造化合

符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動倍楹席

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履乃詔小臣為其銘曰改勅書辭曰故當云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

方尚書曰無曠庶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

世道交喪禮術銷亡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禮義消亡邊遷水火爭倒衣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擊刁

舛次聚木乖方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飯食擊持爰究爰

度時惟我皇毛詩曰維彼四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靈虬承注

陰蟲吐噓孫綽漏刻銘曰靈條往忽來鬼出神入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

以別天時早晚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僇登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衛宏

田賦曰挈壺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尙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

以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合昏暮卷冀莢晨

生周處風土記曰合昏種也葉晨舒而昏合田尙辨天意猶測地情詩汜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

况我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來配皇等極為世作程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尙卑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一首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

殲我吉士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不庸早世即冥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

曰不以繁華時樹本存亡分流天遂同期莊子曰雖有天壽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何

用誄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揚雄元后誄曰著德

太常注諸旒旒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孝經曰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

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

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隲漢書曰陽九厄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厥姓斯氏條分葉

漢之盛德也中曠謂遭王莽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三台樹位履道

之亂也說文曰曠不明也春秋漢舍孛曰三公象五獄在天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張璠漢紀曰王與字伯

是鍾春秋漢舍孛曰三公象五獄在天履道坦坦法三能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張璠漢紀曰王與字伯

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魏志曰：梁曾祖父，與命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

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魏志曰：梁父無傳，其官未詳。君以淑懿繼此

為大將軍。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張衡四愁詩序：出臨朔帑，庶績咸熙。尚書曰：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

何進長史。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張衡四愁詩序：出臨朔帑，庶績咸熙。尚書曰：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

洪基既有令德，材枝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孔叢子：叢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攸發言可詠，下筆成篇。魏志：梁善屬文，舉筆便成。無

道不治，何藝不閑。碁局逞巧，博奕惟賢。魏志曰：梁為復之者不信，以碁局使更以

猶賢乎？為之。皇家不造，京室隕顛。毛詩曰：閔予小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

平元年二月，乃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窺荆蠻。魏志曰：梁以京東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

徙天子都長安。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窺荆蠻。魏志曰：梁以京東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

軒爾龍騰。毛詩曰：轟爾變荆，身窮志遠，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

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列子曰：北宮子庇其

振冠南嶽，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清誤也。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列子曰：北宮子庇其

我公魏荆人，或違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魏志曰：劉表卒，梁勸高尙霸功，投身帝

太祖也。荆人或違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魏志曰：劉表卒，梁勸高尙霸功，投身帝

字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斯言謂梁降也。毛詩曰：是與

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都。若稽潁漢北，有編都縣。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魏志曰：太祖

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勳則伊何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峙。史記：穰苴曰：特命之

子章指曰：乃署祭酒，與君行止。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算無遺策，晝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

無遺策，動我王建國百司備。周禮曰：維王建國，君以顯舉，秉機省闕，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魏國

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曰：榮曜當世，芳風晦藹。漢書曰：章玄成繼父相

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奉華蓋於帝側。榮曜當世，芳風晦藹，位封侯，榮當世焉。蕭衡

顏子碑曰：秀不嗟彼東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靈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仲宣思念龍榮，志在懷附，異類

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塗也。思榮懷附，望彼來威，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

尊懷來徵外蠻夷，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

歸附其威信也。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病日

瀕，既翮翮孤嗣，號慟崩摧。蔡邕袁成碑曰：嗚呼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頰。楚辭曰：登山長望

類如哀風，輿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丹青二色名。好和琴瑟，分

過友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子戲

夫子金石難斲，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此驩之人，孰先殞越。左氏傳：齊侯曰：小

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史君薨。嗚呼哀哉。楊

已見懷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也。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

能講信周賴尙父。殷憑太阿。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尙父。矯矯楊侯。晉之爪牙。毛詩曰嬌嬌武

爪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尙書曰予懋乃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尙書曰降年有永。有不

疏曰故朝多矐矐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自古在昔。有生

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身沒名垂。先哲所躋。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周禮曰

之述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敢託旒旗。爰作斯誄。旒旗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

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弈世丕顯。允迪大猷。尙書曰公稱不顯德。毛詩天厭漢德。龍戰未分。左氏傳

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鳥則擇木。

臣亦簡君。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傳狐突曰策奮躍淵塗。跨騰風

雲答賓戲曰振拔或統驍騎或據領軍潘岳楊肇碑序曰驍驍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

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考作室子弗肯堂尚書構曰若弱冠味道無競惟時桓譚答楊雄書

曰子雲動味道腴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父見上文多才豐藝強記洽聞尚書周公多藝洽聞

毛詩曰無競惟烈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父見上文多才豐藝強記洽聞尚書周公多藝洽聞

強記已目睇毫末心算無垠答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

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優則仕

政未聞以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肇碑

遷治書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蓬滑曰

如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尚書周公曰聽參臯呂稱倅于張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攸宄汝作士惟

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矜寔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除野

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又曰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除野

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倉盈庾億國富兵彊序詩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

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

白茅亦朱其紱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

戲與紱古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授策禪位于晉嗣王周易烈烈楊侯實統禁戎

今字同為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授策禪位于晉嗣王周易烈烈楊侯實統禁戎

肇碑曰皇祖之司管闔闔清我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闔闔漢書曰東平侯與居先清苛惡不作穆

如和風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謂督勳勞班命彌崇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茫茫海岱玄化未周

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淮惟滔滔江漢疆場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

乘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官乃牧荊州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刺史折衝萬里對揚王休折衝將軍

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聞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廙謂子西曰夫闔廬聞

書曰張儉清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讎

則食左氏傳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負執其咎功讓其力毛詩曰誰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退守丘瑩杜門不出漢書曰王陵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毛詩

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略靡事不咨無疑不質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香香事為諷

位貶道行身窮志逸毛詩曰我位道貶將行也與毛詩曰楚辭曰寢疾而日愁吳

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毛詩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順公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氏

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不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

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

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椁誅德策勳考終定諡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諡誅策應劭曰賜與諡

及哀策誄文也。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毛詩曰：祭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仰追先考，執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晏子春秋：越石父曰：承諱忉怛，涕淚霑襟。楚辭曰：泣獻。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肅侯，楊鑿也。戴侯，楊駿也。並已見上文。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楊潭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妻為司空密陵元侯。潭生仲武，成侯或為元侯。譏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艱難。尚書：周公曰：巫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終軍以妙年使越。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苦，回不改其節。子曰：禹非飲食馬融曰：菲薄也。若乃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左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往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

乃作誅曰伊子之先。奔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曰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名器

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鈞深探蹟。味道研機。

周易曰探蹟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匪直也人。邦家之輝。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子之遘閔。曾未齒髻。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鄭玄周禮注曰亂髮如彼危根。當此衝焱。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

齒也坤着曰鬢髦也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遠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

不必肆。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新序曰晉襄公之

不倍本也視子猶父。不得猶子。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

日吳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

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嗷嗷叫。同生。悽悽諸舅。莊子曰我嗷嗷而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言

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纒遂毀璧而摧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

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觀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

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張衡四愁詩曰側龜筮既襲。挺隧既開。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

也聲類曰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臨穴永訣撫

也聲類曰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臨穴永訣撫

也聲類曰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臨穴永訣撫

也聲類曰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臨穴永訣撫

盡哀。毛詩曰臨其穴。橋橋其慄。遺形莫紹。增勳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杜預注曰。櫛棺也。杖道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卷五十七

誄下

夏侯常侍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臧榮緒晉書曰。湛早賢良方正。徵仍爲太子舍人。尚書郎

野王令。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中書郎。南陽相。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

王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家艱乞還。毛詩曰。未堪家多頌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世祖武皇帝也。

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家艱乞還。難余又集于藝。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世祖武皇帝也。

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天子。惠帝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

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尙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尙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

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顯祖曜德牧竟及荆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長卿白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顯祖曜德牧竟及荆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王曜德父守淮岱治亦有聲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摛藻華繁玉振爾蘄表不觀兵父守淮岱治亦有聲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摛藻華繁玉振爾蘄表曰飛辯摛藻班固答賓戲曰摘藻如春如彼隨和發彩流潤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如彼錦績列素點絢論語子夏問曰子織事後素鄭玄曰績盡文也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子曰文心照神交唯我與爾有是夫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子之承親孝齊閔參顧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之友悌和如瑟琴好合如鼓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論語柳下惠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賞音而弱冠厲翼羽儀初升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征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左氏傳陳敬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內贊兩宮外宰黎蒸曲引曰巡忠節允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決侯瑄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內贊兩宮外宰黎蒸曲引曰巡忠節允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決彼樂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乃眷北顧辭祿延喜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孟德薄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呂氏春秋田贊曰偃疇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祿德薄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呂氏春秋田贊曰偃疇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十二年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我攜手同行居吾語汝衆實勝寡慎子曰衆之勝寡必也人惡曰紀

雋美俗疵文雅。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執戟疲楊，長沙投賈。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楊子雲先朝
 王太傅誼，既以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慨焉嘆曰：道固不
 去意不自得。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慨焉嘆曰：道固不
 同。論語子曰：道不為仁由己，匪我求蒙。已而由人乎哉？周易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誰毀誰譽，何去何
 從。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莫涅匪緇，莫磨靡磷。論語子曰：白乎涅而不淄，予獨正色居屈志申
 尚書曰：正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國語史黯謂趙簡
 色率下。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讜言忠謀，世祖是嘉。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將僕儲皇，奉轡承
 過而賞善，薦可而答否。獻能而進，讜言忠謀，世祖是嘉。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將僕儲皇，奉轡承
 華。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先朝末命，聖列顯加。揚末命，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
 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左氏傳：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禮，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
 也。而有斯疾也。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唯爾之存，匪爵而貴。孫
 子曰：君子無爵，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臧榮緒晉書曰：滿族為盛門，性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毛詩曰：孝子不
 而貴，無祿而富。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禪覆為鬻，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
 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臧榮緒晉書曰：滿族為盛門，性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毛詩曰：孝子不
 養生而薄其葬。病且終曰：吾欲羸葬淮南子曰：節財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
 斯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喪禮師格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顛孫師有容體
 質存亡永訣，逝者不追。論語子曰：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愒抑失聲，迸涕交揮。禮記曰：

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
 揮涕蔡邕陳仲弓碑曰嚴蔽知名失聲揮涕非子為慟嗚呼哀哉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
 誰為慟而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零露沾凝勁風

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禮記不見謂之執不謂之進適子素館撫孤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
 前思未弭後感仍集賈逵國語注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泝督誄一首并序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功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

之氏又肆逆焉齊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闕羌因此為亂推雖王旅致討終

於殄滅毛詩曰王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雖王旅致討終

有夏昏德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王隱晉書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解系與賊戰於烈陌

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若夫偏師裨將之殞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魏以偏師陷子

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逐若夫偏師裨將之殞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魏以偏師陷子

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限首公門以報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

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子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

境東觀漢記草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
 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鬣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
 非秦隴之僧輩更為魁羌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既已襲泝而館其縣左氏傳曰凡

預曰掩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十雉言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

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木石將盡樵蘇

乏竭芻蕘罄絕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豐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芎的以鐵

鑲機關既縱礮而又升焉言以鐵鑲繫木爲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

夫沈滯然礮與礮陳焦之麥柿字檉角之松說文曰柿削柿也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

歷馬長鳴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鋪甃瓶甗武

以偵恥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蕃器內井使聽耳者伏器而聽審將穿響

作內焚穢古火薰之潛氏穢焉之無皮毛者曰穢潛氏謂潛攻之氏也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

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

就拜大將軍於幕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而州

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檟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楮也楚荆也夏與檟古今字通大將軍

屢抗其疏干寶晉紀曰梁王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恥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莊子曰晉之

擊衆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

勳何戴假授言請解禁勳而假授之以詔書遠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

官也說文曰刻法有罪也

文選 十一 諫 九十一

杏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

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諡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

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言絜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而嘆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

妬之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買首之讎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買首之讎也

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甘茂與樗里疾買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

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為况昔乘丘之戰縣玄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

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禮記曰魯

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漢明帝時有

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漢明帝時有

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

也呂氏春秋管子曰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贊曰自孔

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保

此泝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樊樊羣狄豺虎競逐左

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懼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為婁力南鞏更恣睢潛跽官寺春秋

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選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鞏更恣睢潛跽官寺春秋

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惡恣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齊萬虜交關震驚台司毛詩曰

曰獨行怨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宜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匈奴諸羌稱落熾盛大為邊害

臣關如墟虎又曰震驚徐方春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諸羌稱落熾盛大為邊害

秋漢舍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諸羌稱落熾盛大為邊害

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形珠星流飛矢雨集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文熾熾士女

號天以泣爾雅曰熾懼懼也尚襲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

加九雞子其上當今日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也馬生爰發在險彌亮外四方爰發子精

曰危哉孟子曰當今日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也馬生爰發在險彌亮外四方爰發子精

冠白日猛烈秋霜白虹貫日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儻乎

夫有立志毛詩霑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蠢蠢犬羊阻衆陵寡名

曰克壯其猷霑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蠢蠢犬羊阻衆陵寡名

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潛隱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

犬羊為羣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潛隱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

城氣若無假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氣游魂鳥魚為伍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夫命懸於

博智瞻解嘲曰雖其人之瞻也偵命以瓶壺劇靈以長壘徐爰射雉賦注曰劇割也鋪末見鋒火以起焰薰

尸滿窟楛穴以斂也廣雅曰楛極木石匱竭其稊空虛矍然馬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

忿貌也搗與嚼同下板切孔芎的梁為礪柿廢松為芻守不之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

融薦福衡表曰臨敵有餘芎的梁為礪柿廢松為芻守不之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

實木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瓚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

其以生易死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泝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蕃模彌長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

以存易亡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泝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蕃模彌長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

書傳曰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繼備我雖末學

聞之前典班固曰東漢賦曰所謂末學膚受十世宥能表墓旌善左氏傳曰宣子四叔向郤奚聞之而見宣子曰

宥之以勸能者今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思人愛樹甘棠不剪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帶甘棠勿

也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

不獲免猜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毛詩箋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

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開穢必殞若鷹之揚若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

爾大勞猜爾小利方音曰苟莫關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慨慨馬生琅琅高致士不得志也廣

雅曰瑗發憤固圉沒而猶眠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苟偃伐齊卒視不可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

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其端擊兵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繫火

而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王所獨盡死傷五千人因衛枚擊之燕軍大敗駭

窮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

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陞之吏而決水灌智

伯智高祖曰運籌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筆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文士之筆端傾

策於帷幄之中

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殞况曰家僕所禮也殞賦也殞與班古字通

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為督守及

雙鶴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國
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國
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緇聖賢。明明天子。旌以殊恩。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
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大。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一首

井序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
中尚書令傅亮議環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
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爲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
濮陽。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
郡。瓚之。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陽華誄。獯虜開釁。劇。剝司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
即鄭之。鹿延。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冀州之弓勁悍之上。列營綠戍。相望屠潰。屠謂誅殺其人。基時
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書曰。攻潁川。居之左氏。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罷
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罷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士師奔擾。棄
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桃。影。身飛鏃。毛詩曰。佛佛公子。毛。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
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引義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

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

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黃易中軍陽子成

季之屬也故薰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翰居殺陽處父殺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

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苦夷致果題子行閒左氏傳曰苦

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夷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左氏傳曰

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氏邑亦如之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左氏傳劉子單子

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左氏傳劉子單子

勞文公而賜之溫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

孤氏陽氏先處之溫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

生立績宋皇毛詩曰之拳猛沈毅溫敏肅良管子曰賈季使續翰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之子之

負雪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則如彼駢駟配服駢衡服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為駢乃

駢右曰駢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函陝堙阻灑落蒿萊朔馬東鶩胡風南埃毋丘儉

詩曰芒山逸悠路無歸轄衛野有委骸漢書王恢曰轄小棺也服虔曰轄與楷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

曰死則委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懼彼危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交黨與也
 戶原野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
 伯彌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嚭王怒與翟伐鄭不尅毛詩曰
 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禮擊木柝周禮曰大
 也之關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楊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涼冬氣勁塞外草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邊
 矣獯虜乘障犯威尙書王曰邊矣西土之人漢書曰鳴驥橫厲霜鏑高暈橫厲又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
 義曰箭鏑也西京賦曰游鷗高聳薛綜曰羣猶飛也軼我河縣倂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迭我殺地入我
 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左氏傳晉軍吏卒無半
 菽馬實拊巨沫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衛
 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氏傳曰公使齊攻廩丘之郭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周易曰困勉慰痠傷拊巡饑
 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義立邊疆身終
 鋒枯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賁父殞節魯人是志汧督効貞晉策攸記已見上文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
 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疏爵紀庸恤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嗟爾義士沒有餘喜鳴
 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并序

顏延年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椒

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言物以藉

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紅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

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江

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衆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皇甫

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奔為諸侯

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

山西福衡書曰故已父老堯禹鎔銖周漢范曄後漢書曰郭擘謂鄭敬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

訓夷皓之風故已父老堯禹鎔銖周漢而父老堯舜乎禮記孔子曰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

分國如鎔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而繇世浸遠光靈不屬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

靈遠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論語子曰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

多矣邪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豈樂于茲同豈宴

沙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郤芮對秦伯曰夷

記曰有哀素之心鄭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范曄後漢

玄曰凡物無飾曰素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書曰黃香

家貧內井曰弗任藜藿不給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母老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

無僕妾井曰弗任藜藿不給夫曰親探井曰不擇妻而娶母老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

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

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益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

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宜王愷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學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義之。曰。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義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孫盛晉書曰。穉康性不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體。穉康幽憤。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閑居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穀梁傳曰。寧喜出奔晉。織紵。郭躬終身不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羊傳。齊織紵。紵。緯。蕭。以充糧粒之費。晉書。鄭玄儀禮注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紵。緯。蕭。以。充。糧。粒。之。費。晉。書。鄭。玄。儀。禮。注。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待。緯。蕭。而。食。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劭。集。有。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曰。恬。曠。苦。不。足。多。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蕭。為。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劭。集。有。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曰。恬。曠。苦。不。足。多。促。每。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白。勉。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白。勉。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張。衡。靈。憲。可。為。象。夫。實。以。誅。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諡。法。曰。寬。樂。令。終。曰。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殺。葛。嬰。送。承。象。龍。之。洪。族。颯。高。陽。之。休。基。史。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睦。親。之。行。至。自。非。敦。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真。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依。世。尚。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同。說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向同。處遠於時。若夫子。因心而能遠於世事乎。其子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懷植。散羣。則向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毛詩曰。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世霸虛禮。州壤推風。曰州郡聞德。虛已備禮。推風。推搗其風也。因心則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信而好古。世霸虛禮。州壤推風。曰州郡聞德。虛已備禮。推風。推搗其風也。

孝惟義。養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救。甘人之秉彜。不隘不恭。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葉母達曰。隘謂疾惡。太爵同下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之祿。足以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度。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代其耕。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度。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才數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阜。使我下。亦既超曠。無適非心。莊子曰。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亦適。汲流舊蠟。葺宇家林。廣雅曰。晨煙暮藹。春煦秋陰。

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論語子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人。命不可損益。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徒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憚懼。登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人。命不可損益。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徒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憚懼。登

明是惟道性。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糾纒幹流。冥漠報施。鵬鳥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報。施善人何如哉。天之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謂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謂天蓋高。胡魯斯義。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調。史記子章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謂

毛萋詩傳。年在中身。疾維疴。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死如

曰。真置也。年在中身。疾維疴。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死如

曰。真置也。年在中身。疾維疴。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死如

曰。真置也。年在中身。疾維疴。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死如

曰。真置也。年在中身。疾維疴。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死如

曰。真置也。年在中身。疾維疴。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死如

曰。真置也。年在中身。疾維疴。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死如

歸藥劑弗嘗臍非恤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倮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僂向也禮記曰人之終也

敬述靖節式尊遺占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占存不願豐沒無求瞻省計却賻輕哀薄歛禮記曰凡計於

鄭玄曰訃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遭壤以穿旋墓而窆嗚呼哀哉河圖考錄曰有喪者

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不足也

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曰既化而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

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

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念昔寡私舉觴相誨毛詩

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父兄弟備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孫卿子曰方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京賦曰遽與前世之載取鑒不遠吾

言燕私毛詩曰殷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愀遠衆速尤迂風先歷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遠

規子佩毛詩曰殷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愀遠衆速尤迂風先歷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遠

也諷詩外傳曰草木根莖淺未必斲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聲名有時而滅恐叢音

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焉黔

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用曾參曰先生終何肉生不得其美以康

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投之國相辭而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以死

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哉被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感感於贊賤君嘗賜之粟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井序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律谷乘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

之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照車去魏聯城辭趙史記曰王亦有寶威王曰無有魏王曰郊若寡人

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璧

城之價皇帝痛掖殿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宮存時所居綠生事亡通曰梓宮者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

望椒風嗚呼哀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董賢女弟為蘭林蕙草楚辭曰椒風天寵方

降王姬下姻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肅雍揆景陟配爰臻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

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妃兮瞻望母兮國軫喪淑之傷家疑實庇之怨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

非也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周易曰致揚厚德表之旄旌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

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份其辭曰

玄丘烟因熅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城氏之長女也當身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

有城之僂兮見高唐滌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游於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誕發蘭儀光啓玉度

荀爽述讀曰其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丘明曰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

皇女頌曰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光啓九嬪上帝納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

女為既嫁毓德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中谷是刈是穫為緇于

之女也

緒又曰子以采蘋南澗之濱脩詩賁道稱圖照言廣雅曰黃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翼訓奴幄贊軌堯

又曰子以采蘋南澗之濱脩詩賁道稱圖照言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翼訓奴幄贊軌堯

門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爲姓漢書曰

門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爲姓漢書曰

門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爲姓漢書曰

門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爲姓漢書曰

門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爲姓漢書曰

門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爲姓漢書曰

門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爲姓漢書曰

門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爲姓漢書曰

門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爲姓漢書曰

門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爲姓漢書曰

懸以離宮別寢靈衣虛襲組帳空煙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綱巾見餘軸匣有遺紘

嗚呼哀哉匣琴匣也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猶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燿兮玉座寒夏侯

類謀曰假威出座玉床純孝辭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樂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類考叔純

也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孝經曰辨踴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

德吳天罔極毛詩曰茫昧與善寂寥餘慶見上文周易曰積善之家必與善已喪過乎哀棘實滅性見上

毀不滅性世覆沖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沖秀四言詩曰坤德尚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秋曰題湊

書音義章昭曰題頭也頭階撤兩奠庭引雙輜儀禮曰屬引微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維慕維愛

曰子曰身潘岳妹哀辭曰庭祖兩柩路引雙輜爾身爾子永與世辭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晏司

彪漢書曰根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闔嗚呼哀哉建也毛衰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

車旋載容衣賜之也穀梁傳曰寢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尙書曰經建春而右轉循闔闔而逕渡

五百里旬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旬服說文曰闔城曲重門也經建春而右轉循闔闔而逕渡

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太皓旌委鬱於飛飛龍透遲於步步道透遲周鏘

以右轉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闔闔楚辭曰歷太皓旌委鬱於飛飛龍透遲於步步道透遲周鏘

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嚼嘶喝也楚辭曰楚辭曰歷太皓旌委鬱於飛飛龍透遲於步步道透遲周鏘

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於晨輜瓦解鳳曉蓋俄金葬乾

然羽飾則風風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尸以輜輜車如輜輜車為倅也臣瓊曰秦始皇崩秘其喪載以輜輜車

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也。然輜車吉儀。實說是也。桓譚新論曰：乘輿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黃鳳鳳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首羽蓋金華爪。鄭玄詩箋曰：餽頃也。家爲山。鄭玄周禮重扇闕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永逝曰：戶闔兮燈注曰：陸墓道也。許慎淮南子：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其芳響馭六風而彌窮。嗚呼哀哉。

哀上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俄龍輜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輜喪車也。嫂姪兮悼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稱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此。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天地之道。理終天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祖及輶車。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帶。乃奠。禮曰：醑。悽切兮增歎。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鬢髮。徒鬢髮兮在虛。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冷冷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暗房懼虛兮風。冷冷楚辭曰：靈霏。

歸兮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毛長詩傳曰夷

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

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斂將送形兮長往陸已見上文委蘭房兮

繁華襲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藹也中慕叫兮擗標之子降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撫靈榭兮訣幽

房棺冥冥兮挺窈窕杜預左氏傳注曰窈窕也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

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葬杜預注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是乎非

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嫻嫻其來遲既遇

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夫婦婦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

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

而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

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